

《敦煌碑铭赞辑释》补校

曾 良 蔡 俊

摘 要 《敦煌碑铭赞辑释》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前人释本虽详尽，然原本卷帙浩繁，校勘向亦有所不逮。本文参照《敦煌宝藏》诸书，对《敦煌碑铭赞辑释》略作补正，增补者凡60余处，以供敦煌学研究者参考。

关 键 词 敦煌 碑铭赞 辑补

作者简介 曾良，1964年生，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蔡俊，1959年生，南昌大学新闻系讲师。

敦煌碑铭赞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对研究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以及西北地区政治、文化、宗教、历史地理、民族关系和风俗习惯等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郑炳林先生的《敦煌碑铭赞辑释》^①，收录碑铭赞135篇，作者在对这些文书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汇辑、校注及拼合连接，并对碑铭赞中的人物、事件进行补充和详细注释考证，为敦煌碑铭赞的研究做出了贡献。然而，敦煌文献俗字往往连篇累牍，不少卷子字迹潦草，难以辨认；且校书如扫落叶，问题很难扫清。故校录有所不逮，实在难免。这里以缩微胶卷、《敦煌宝藏》和《英藏敦煌文献》逐一进行核对，为方便读者翻检，每条注明在《敦煌碑铭赞辑释》中的页码和行数。为便于排版，在不影响文义的情况下，尽量使用简体字。

1°10 聘威略于麾旆 申智用于驱驰。

“聘”字文义难通。原卷实作“骋”字，当校改。

1°12 超群独秀者，其在公乎！

按：“在”字下原卷还有一“於”字，当据补。

1°13 令为汴州浚义人也。

“义”原卷作“仪”字。按：“浚仪”是，西汉置浚仪县。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河南三·汴州》云：“浚仪县，本汉旧县，属陈留郡。故大梁也，魏惠王自安邑徙此，因浚水为名。后魏于此置梁州，周宣帝改为汴州，县属之。隋大业二年废汴州，改属郑州。武德四

年于此重置汴州，以县属焉。”^②

1°15 曾澜浩浩，符沃日于西溟；峻趾峨峨，譬干霄于五镇。

“西”字原卷作“四”。“四溟”当保留，与下文“五镇”相对文。“五镇”盖指五岳。

1°16 映蔼金行之日，昭彰水运之期。

“期”字原卷作“朝”，当校改。“朝”为朝代义。这两句是叙述常何先人世代显赫的文字，“金行之日”和“水运之朝”指两个相连的朝代。《史记·秦始皇本纪》：“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司马贞《索隐》：“五行之运，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所生者为母，出者为子。帝王之次，子代母。”^③依五行学说，汉代属火德，故称“炎汉”。依此类推，魏属土德，晋属金德，南朝宋为水德。《宋书》晋禅帝位于宋玺书曰：“昔土德告，传祚于我有晋；今历运改卜，永终于兹，亦以金德而传于宋。”^④

1°19 搢绅钦其重价，士交慕其芳规。

“士交”原卷作“士友”，当校改。

2°24 负 高临，建瓴长鹜。

“鹜”为一种鸟名，文义不合。“鹜”原卷实作“鸢”，“鸢”字是。

2°26 两峰艰巨，八水悠长。

“巨”原卷实作“阻”。

3°6 为充所觉,奇谋不成。

“奇谋不成”原卷实作“奇计弗成”。

3°13 命公别总锐师,乘间迴鹳。

“鹳”字文义不通,原卷实作“鹞”。又9页的“鹞一乘”的“鹞”也应作“鹞”字。

3°18 徐圆朗窃据沂沭,称兵淮泗。

“圆”字原卷作“员”。徐员朗是人名,后有“又与曹公李勣穷追员朗”之语。

4°18 公以久违温情,请还乡拜谒。

“情”原卷作“清”,当是“清”字形近之讹。“温”“清”一词敦煌文献习见,为冬温夏清的省称。《敦煌愿文集·亡考妣意》:“将为(谓)北堂扇枕,庆及温清(清)。”^⑤

4°24 草土之中,属此盛夏,少此割情,存君臣之重。

“此”原卷作“自”,当校改。

4°28 十六年,敕修营九成宫。

“敕”字前原卷还有一“奉”字,应据补。

5°25 高情(党)党,远量深沉。

“党”字原卷作“(党)党”。“(党)党”切合文意。

6°7 髦俊披肩,似入芝兰之室。

“披”字,原卷实作“排”。“排肩”即比肩。

9°10 矧乎正觉冲遽,法身常住。

“住”字当是“住”字之误。“法身常住”为佛教常语,在敦煌文献中习见。同篇有:“法身常住,佛性难原。”(12页)可为参证。

16°3 □□□(大唐通)义大夫使持节沙州诸军事沙州刺史□□□□□□□□(兼豆卢军使上柱国)李光庭莫高灵窟之碑并序。

按:“李光庭”原卷作“李庭光”。郑炳林先生曰:“李光庭,敦煌郡敦煌县悬泉乡人”云云,但“光庭”与“庭光”毕竟差异很大,未可贸然信从。又篇中有“通义大夫使持节消息州诸军事沙州刺史兼豆卢军使上柱国陇西李府君”之语,则其人与陇西有关系,说是“敦煌郡敦煌县悬泉乡人”不可靠。

16°6 详夫,乾象上升,信廖廓而难测;坤仪下,实 而无穷。

“详夫”后加逗号,非是。“详夫”当与下文相连。“详”为推详之义,“夫”为语气词。伯464《大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原夫天垂万像,以遵中极之官;四辅匡持,翼一人于元首。”(41页)“详夫”与“原夫”义近。“测”原卷作“恻”,敦煌卷子中“恻”

“测”常相通借,如斯1441《患难月文》:“至觉幽深,真如绵邈,神功叵恻(测)。”

16°7 至若寒暑之期,律吕推而必兆;盈缩之节,灰绾候而可知。

“绾”字难通,视原卷,实作“瑄”。“瑄”字是,为古代乐器,用玉制成。古人以“灰瑄”而察知节候的变化。把芦苇茎中的薄膜制成灰,放在十二乐律的玉管内,置玉管于木案上,每月当节气,则中律的玉管内灰即飞出。李世民《于太原召侍臣赐宴守岁》:“四时运灰瑄,一夕变冬春。”

16°9 首之为物恍惚兮,易之为书广大矣。

“首”字文义难通,原卷实写“道”。“道之为物恍惚兮”言道之幽玄。“易”指《周易》。

16°11 标报应之二刑,□□实之双智。

郑校曰:“刑,同‘形’。”按:原卷实写“形”字,郑氏误录。“□□实”三字,细察原卷为“权实”三字,“ ”即是“权”的俗字,敦煌卷子中习见,如伯4660《勾当三窟僧政曹公邈真赞》:“金权僧首,上下和同。”“权”字原卷正作此俗写。“权实”为佛教术语,权,为权谋、权宜之义,指为一时之需所设之方便;实,真实不虚之义,指永久不变之究极真实。伯2551《李君莫高窟佛龕碑并序》:“若乃非相示相,总权实以运慈悲。”(9页)

18°2 名称昭宣,分沙纪之犹略;广长等覆,尽毕虚而未该。

“毕”原卷作“墨”。

18°3 廓十地之郊畿,四天之天朔。

郑校曰:“ ,同‘算’。”按:郑校不确。原卷实写“ ”,即“覃”的俗字,《魏元夫人陆孟辉墓志》有此字。^⑥“覃”四天之正朔,“覃”与上文“廓”字相对文,则“覃”为延及、广布之义。后文有“化洽无垠,恩覃有截”。“覃”字也作此俗写。“恩覃”为恩泽广布之义。郑氏误录“覃”为“潭”,此据原卷径改。

18°17 分素□丹,呈现相于无垠。

“□”细察原卷为“塗”字,即涂饰、涂抹义。

18°20 处域中之太一,崇方外之三宝。

“太一”原卷实作“一太”,盖为安泰之义,前文为“泽沾行苇,仁及昆虫”,描状的是天下太平的景象。

18°23 帝颡项之贵胄,凉武昭王之茂族,繇稽固陈 以赞康哉。柱史无为,说经而论道德,将军授略,崇勋传累代之名。我君杰时余庆,列宗盟之座。

“武”字原卷无,盖“凉昭王”与“帝颡项”相对称

的缘故,“武”字似不可妄增。“繇”字前原卷还有一“各”字,“各”肯定是“咎”的俗字“各”的形近讹误。《佛说十王经》有多种敦煌写本,如斯 453《佛说十王经》:“欲得无罪咎,莫信邪师卜。”而斯 3961“咎”字则写作“各”。《碑别字新编》也收录“咎”的这一俗字。伯 466《义辩和尚逸真赞》:“旭日韬光,晷沉西谷。”又伯 466《梁僧政逸真赞》:“晷沉西谷,阅水流东。”“晷”原卷均写作俗字“晷”。可知“各”为“咎”的俗写。“咎繇”即指皋陶。伯 2551《李君莫高窟佛龕碑并序》:“李氏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氏之苗裔。其后咎繇,身佐唐虞,代为大理。”

“稽固”即稽古,固、古互相通借。“君”字原卷作“后”,“座”原卷作“序”。此段文字当标点为:“帝颛顼之贵胄,凉昭王之茂族。咎繇稽固(古),陈谟以赞康哉;柱史无为,说经而论道德。将军授略,崇勋传累代之名;我后杰时,余庆列宗盟之序。”

19°9 磔裂地维,暴殄天物。

“殄”字原卷实写“殄”,即“殄”字。又 39 页“磔”列地维,暴殄天物,“列”原卷作“裂”,“殄”也应作“殄”。

19°15 六代祖宝,随使持节侍中西陲诸军事镇西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开府仪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玉门西封邑三千户。

“陲”原卷实作“垂”。“垂”是陲的古字,不烦校改。《说文》:“垂,达边也。”

19°19 一命是凌云之姿,百龄怀捧日下之庆。

郑校曰:“下:原碑无此字,而捧前有‘怀’字。据诸家录《大历碑》补。……”(24 页)按:“下”字疑为衍文。郑校举伯 2659《沙州都督府图经》祥瑞条言“五色云抱日”,与此“捧日”意义有所区别。“五色云抱日”是“咸以为圣神皇帝陛下受命之符”,而这里“捧日”是指臣子辅翼皇帝。

21°4 主君恤人求瘼,勤难济时。

“勘”字原卷作“𠂔”,即“𠂔”的省笔。斯 6203《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此字正作“𠂔”。

27°8 落(露)滴禅池,更澄清净之趣。

“落”字原卷有阴影,实为“露”字。

27°14 前引箫唱,上下(干)云霓。

“下”原卷实作“干”,有阴影而不易分辨。

29°1 刘金霞和尚迁神志铭并序

郑校:“P3677 号卷首置《沙州报恩寺故大德禅和尚金霞迁神志铭并序》,卷末署‘前沙州法曹参军

琳述。’志文记载其卒于‘辛巳岁龙集大荒骆四月廿八日’,葬于五月一日。辛巳岁,即‘蕃中辛巳岁(贞元十七年,公元 801 年)’。刘金霞和尚当生于天宝三年(744),卒于贞元十七年(801)。……”郑氏又在注②曰:“S2729《辰年(788)五月三日算使论悉诺罗接谟勘牌子历》报恩寺僧名中有刘金霞。P5037《文抄》中有:‘驾行温汤赋,刘霞述’,刘霞,即刘金霞。”(30 页)

按:原题只说“金霞”,没有冠俗姓“刘”字,当尊重原文,不当加“刘”字。正文中云:“厥有桑门颖秀金霞上人,俗姓刘,其先洛阳人也。”则可知“金霞”是和尚的法号。据佛教教义,出家为和尚后,便以释为姓。释慧皎《高僧传·道安传》:“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为大师之本,莫遵释迦,乃以释命氏。后获《增一阿含》,果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①故法号“金霞”前加上俗姓“刘”,不合佛教教义。尽管敦煌文献中也有和尚法名冠俗姓的情况,但这里原卷没有冠俗姓,我们就不能画蛇添足。

现在说说刘霞与刘金霞的问题。刘霞肯定不是刘金霞。《驾行温汤赋》敦煌卷子中有两个写本:伯 5037 题为《驾行温汤赋》一首,刘瑕述,伯 2976 题为《温泉赋》一首,进士刘瑕。郑紫《开天传信记》云:“天宝初,上游华清宫。有刘朝霞者,献《驾幸温泉赋》。词调倜傥,杂以俳谐,文多不载。今略其词曰:若夫天宝二年,十月后兮腊月前,办有司之借具,命驾幸于温泉。……”^②故知刘瑕、刘朝霞实即是同一人,但刘瑕决非金霞上人或刘金霞。根据金霞上人迁神志铭,他生于天宝三年,但《驾行温汤赋》却作于天宝元年或二年。据伯 2976 赋的前两句作:“开元改为天宝年,十月后兮腊月前。”伯 5037 作“天宝之元年,十月后兮□月前”,则时间在天宝元年;据《开天传信记》则为天宝二年。玄宗在天宝元年和二年都驾幸过骊山温泉。《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天宝元年:“冬,十月,丁酉,上幸骊山温泉。己巳,还宫。”又天宝二年:“冬,十月,戊寅,上幸骊山温泉;乙卯,还宫。”

29°7 八岁龆齿,不乐长发。

“龆”是“韶”之形讹。《韩诗外传》卷一:“男八月生齿,八岁而韶齿,十六而精化小通。”

29°10 壮年厌文字,依洪和尚处,悟栖神业,舍彼鱼筌,取其心印。

“悟”原卷实写“晤”。“晤”是“悟”的音借。

29°12 障云豁开,邪山自圻。

“圻”是排印字误,原卷作“圻”。

29°16 肠非至席,头靡就枕。

“肠”字文义难晓,当是“腹”字之讹。敦煌文献中伤、腹形近易相乱。“腹非至席,头靡就枕”指金霞和尚病重而不卧席,而是“节操弥固”,“端然座亡”。

29°17 时辛巳岁龙集大荒骆四月廿八日终于报恩〔寺〕精舍,春秋五十有七。

按:“寺”字不当补。“精舍”即是寺院的别称。“报恩精舍”即报恩寺。《学林新编》:“晋孝武幼奉佛法,立静舍于殿门,引沙门居之。因此俗谓佛寺曰静舍,亦曰精舍。”^⑨

29°19 于时云物(雾)徘徊,皆带愁色。

郑校:“云物:物,应作‘雾’,音同致误。”(32页)

按:“云物”不误,指云气。《左传·僖公五年》:“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

33°8 或以比识无恒,望本妄于迷径。

“比”当是“鄙”的音借,“望”是“忘”的音借。伯4638作“或以鄙识无恒,忘本妄于迷径。”

34°4 泉声未殢,路绝河西。

“殢”原卷作“殢”,即“殢”的俗写。又41页“时遭西陲泪没,泊于至德年中,十郡土崩,殢绝玉关之路。”“殢”也是“殢”字之误。又41页“殢京力寇于河兰”之“殢”,当为“殢”字。

34°20 时则处士公一朝反侧,三寸舌乾。

“则”原卷作“侧”,伯4638亦作“侧”。反侧指辗转反侧,表示有某种思虑的状态。

34°22 如何不快,独立呼嗟?

“呼”原卷作“吁”。“吁嗟”伯4638作“嗟吁”,义同。

36°15 依(希)开(闻)普级之因,世世信合门之呪。

“级”原卷作“汲”,当校改。

39°3 杨绶述

“绶”字原卷实写“授”,而伯3608写作“授”。

“授”“绶”相通借。

39°4 结积阴之气,坤为德;成凝质之形,地(艮)为象。

“地”字原卷作“垠”,盖是“艮”的增旁字。伯3608作“艮”。艮,八卦中代表山,后文有“峻山曾千峰,磅礴万里”之语。伯4640《翟家碑》:“石垠像,

体势平原。”(54页)“垠”也是“艮”的增旁字。

39°6 凿为窟龕,上下云矗。

“窟”原卷写“灵”的俗字。伯3608也作“灵”字,当校改。

41°14 皇代洽溥,通于八宏;遐占雪山,绵邈万里。

“哈溥”原卷作“弘洽”。

41°16 于是乃为秦晋,遂申伉俪之仪;将奉承祧,世祚潘阳之美。

按:“阳”是“杨”字音借。“潘杨”与“伉俪”相对。《文选》潘岳《杨仲武诔》:“潘杨之穆,有自来矣。”潘岳妻杨氏,为杨绶之姑,属于世亲联姻。

42°1 此乃三槐神异,百辟希功;英雄半千,名流万古。

“希”原卷作“稀”。“百辟稀功”言为诸侯中稀有之功。

42°3 勋犹未萃,俄已云亡。

“犹”原卷作“猷”,当校改。

43°4 于是顿舍青兕,市紫金于上国。

“是”原卷作“时”,当校改。

55°7 处众兢兢,独显卓然之象。

“兢兢”原卷实作“兢兢”。

55°20 十首榜伽,亲承教教。

“榜”原卷作“榜”。

55°28 济物知津,使归棹喻。

“济”原卷作“𣶒”。𣶒字是,本卷有“言”旁写成“𣶒”的。如“内龕塑诸形像等”的“诸”。伯2748《百岁篇》:“绍继传烟转法轮,三年引驾𣶒迷津。”^⑩

63°15 类庄象之执珪,人听越音。

“象”原卷作“”,“”字是。庄为战国越人,仕楚。《史记·张仪列传》附陈轸传:“陈轸适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陈轸对曰:‘王闻夫越人庄乎?王曰:‘不闻。’曰:‘越人庄仕楚执珪,有顷而病。楚王曰:‘故越之鄙细人也,今仕楚执珪,贵富矣,变思越不?’中谢对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声。’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⑪故郑炳林先生录为“庄象”又比附为庄辛是不确的。

63°22 河西苍生,将抬法座。

“抬”字原卷为“於”字草化,形似“抬”字。可比较同篇“维摩唯识,洞达於始终”之“於”,写法全同。“将于法座”意谓请于法座上。

64°8 祇园会二千清众, 劝道匪解于四时; 奈数成一万净人, 给侍无亏於四事。

“数”原卷作“苑”。“奈苑”与“祇园”相对文。

64°11 岂非理事齐运, 遏能澄员(圆)寂之门。

“岂”原卷作“若”。“澄”原卷作“ì登”, 同篇“ì”的草书很容易与“ì”相混。

65°2 骥忝明王治国, 许善不遗。

“许”原卷作“片”的俗字。伯 4640《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增修不倦, 片善无遗。”

72°4 盖乾运三光, 太罗虚〔如〕著象; 坤为八极, 陶川岳以为形。

“太罗”之间原卷有乙字符号, “太罗虚”当录为“罗太虚”。斯 530 亦作“罗太虚”。“罗”与下文“陶”字相对, 均为动词。

110°6 陈王派息, 犹继仁风。

郑炳林先生曰:“陈王, 即曹参。”(111 页)按:释“陈王”为曹参, 误。“陈王。实际上指曹植。曹植封陈王。李白《将进酒》:“陈王昔时案平乐, 斗酒十千恣欢_ì。”

110°9 金擢僧首, 上下和同。

“擢”原卷作“权”的俗写, 当校改。

(责任编辑 吴直雄)

注:

- ①《敦煌碑铭赞辑释》, 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 ②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第 177 页。
- ③《史记》,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291 页。
- ④《宋书》, 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第 48 页。
- ⑤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 岳麓书社 1995 年版, 第 215 页。
- ⑥秦公《碑别字新编》, 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225 页。
- ⑦《高僧传》, 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第 181 页。
- ⑧《开元天宝遗事十种》,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59 页。
- ⑨转引自丁福保《佛学大辞典》, 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1258 页。
- ⑩另参见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339 页。
- ⑪《史记》第 2301 页。

(上接第 65 页)们从微观企业产权关系扩展到宏观的国家、意识形态问题是对一般产权理论的积极发展。

但他们没有看到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只是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前提下, 才起到一定的反作用, 不可能起到根本作用, 生产力的状况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同时产权制度演进理论从根本上说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修修补补, 其主旨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这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财产制度的彻底否定截然不同。此外, 它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圈地运动”描绘成田园诗般的美好, 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资本主义制度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 西方产权理论以私有产权为演进对象就不以为奇了, 但产权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必然提出研究其他产权制度的要求。

(责任编辑 刘雪斌)

注:

- ①②③⑤《社会成本问题》, 《企业、市场与法律》, 上海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第 91、83、92、92 页。
- ④转引自陈郁《寻求生产的制度结构——关于科斯和“科斯定理”》, 《经济研究》1991 年第 9 期。
- ⑥阿尔钦《产权: 一个经典注解》,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版, 第 166 页。
- ⑦菲吕博腾、配杰威齐《产权与经济理论: 近期文献的一个综述》,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版, 第 204 页。
- ⑧德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版, 第 96 页。
- ⑨科斯《生产的制度结构》,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 年第 3 期。
- ⑩张五常《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安排的选择》,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版, 第 137 页。